

新

序

新

序

—
—

古逸叢書三編之三

新序（線裝一函二冊）

中華書局影印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浙江蕭山市古籍印刷廠印刷
統一書號：

ISBN 7-101-00850-X/Z·92

定價：八五元

新序卷第六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上

刺奢

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
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群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
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
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
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
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
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二乎曰亡吾亦亡矣於是
接履而趨遂適湯湯立爲相故伊尹去官入殷殷王

而夏亡

紂為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雲雨作
炮烙之刑戮無辜奪民力冤暴施於百姓慘毒加於
大臣天下叛之願臣死田及周師至令不行於左右
悲夫當是時求為匹夫不可得也紂自取之也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鋪入曰
聞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
綰曰雖無力能商臺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
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阡五百里之臺高
既如是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為臺趾
古者堯舜建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臺先以兵

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
足以爲臺趾材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儲數以萬
億度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
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魏王默然無以應乃罷起臺
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
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隩隅有竈是以
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苴君則不寒民誠寒矣
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君鑿池不知天寒以宛春
知而罷役是德歸宛春怨歸於君公曰不然宛春魯
國之匹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
且春也有善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與靈公論

宛者可謂知君之道矣

齊宣王爲大室犬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群臣莫敢諫者香居問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爲淫樂敢問荆邦爲有主乎王曰爲無主敢問荆邦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居曰今王爲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群臣莫敢諫者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寡人之晚也遽召尚書曰書之寡人不肖好爲大室香子止寡人也

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誠邦士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

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懼謂優莫
曰然則吾亡乎優莫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二日耳
不亡何待優莫曰桀紂之亡也遇湯武今天下盡桀
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

齊景公飲酒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侍者曰仁人亦
樂是夫梁丘子曰仁人耳目亦猶人也奚爲獨不樂
此也公曰速駕迎晏子晏子朝服以至公曰寡人甚
樂此樂也願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
過矣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盡勝嬰而又勝君所以不
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
以事其上夫麋鹿唯無禮故父子同麋人之所以貴

於禽獸者以有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無良左右，淫酒寡人，以至於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好禮，左右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若惡禮，亦將如之。公曰：善。請革衣冠，更受命，乃廢酒而更尊朝服而坐。觴三行，晏子趨出。魏文侯見箕季，其牆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為不築？對曰：不時。其牆枉而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固然。從者食其園之桃，箕季禁之，少焉。曰：晏進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出其僕曰：君亦無得於箕季矣。曩者進食，臣竊窺之，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曰：吾何無得於季也？吾一見季而得四焉。其牆壞不築，云待時者教我。

無奪農時也牆柱而不端對曰固然者是教我無侵
封疆也從者食園桃箕季禁之豈愛桃哉是教我下
無侵上也食我以糲餐者季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
無多斂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

士尹池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牆
擁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
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土人也爲鞅者也吾將徙之
其父曰吾恃爲鞅已食三世矣今徙是宋邦之求鞅
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
是故吾不徙西家高吾宮卑潦之經吾宮也利爲是
故不禁也士尹池歸荆適興兵欲攻宋士尹池諫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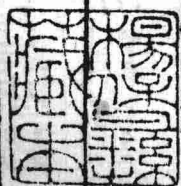
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
用人攻之無功爲天下笑楚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
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於千里之外者司城
子罕之謂也

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
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
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
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
曰彼君子也以畜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爲
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粃無得以粟於是倉無粃

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糗吏以爲費請以粟
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
而耘勤而不惰者豈爲鳥獸哉粟米人之上食奈何
其以養鳥且爾知小計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
而獨不聞歟夫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之粟移之於民
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糗不害鄒之粟也粟之
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鄒民聞之皆知私積與公家
爲一體也此之謂知富邦

新序卷第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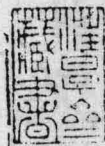


新序卷第七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節士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爲諸侯焉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位而問焉曰昔者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焉堯授舜吾子猶存焉及吾在位子辭諸侯而耕何故伯成子高曰昔堯之治天下舉天下而傳之他人至無欲也擇賢而與之其位至公也以至無欲至公之行示天下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舜亦猶然今君賞罰而民欲且多私是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之貪



爭之端自此始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以是野處也今君又何求而見我君行矣無留吾事耕而不顧書曰旁施象刑維明及禹不能春秋曰五帝不告誓信厚也

餽爲酒池足以運舟糟丘足以望七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爲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財若無盡用人若恐不能死不革天禍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

去朝桀因囚拘之君子聞之曰未之念矣夫

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見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

進諫三日不去朝紂因而殺之詩曰昊天太憮子慎無辜無辜而死不亦哀哉

曹公子喜時字子臧曹宣公子也宣公與諸侯伐秦卒於師曹人使子臧迎喪使公子負芻與太子留守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子臧見負芻之當主也宣公旣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從之負芻立是爲曹成公成公懼告罪且請子臧子臧乃反成公遂爲君其後晉侯會諸侯執曹成公歸之京師將見子臧於周天子而立之子臧曰前記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不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亡奔宋曹人數請晉侯謂子臧反國吾歸爾君於是子臧反國晉乃

言天子歸成公於曹子臧遂以國致成公成公爲君
子臧不出曹國乃安子臧讓于乘之國可謂賢矣故
春秋賢而褒其後

延陵季子者吳王之子也嫡同母昆弟四人長曰遏
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札札即季子最小而賢兄
弟皆愛之旣除喪將立季子季子辭曰曹宣公之卒
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
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干
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以無失節固
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遏曰今若是作而與季子
季子必不受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諸